

• 学术探讨 •

## 五方圆运动之自然解读及“五方病机”临证探讨

周海<sup>1</sup>, 朱章志<sup>1</sup>, 吴晓玲<sup>2</sup>, 黄宏羽<sup>1</sup>, 江丹<sup>3</sup>, 韩蕊<sup>4</sup>, 林明欣<sup>5\*</sup>

(1. 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广州 510000;

2.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广州 510000;

4. 河南大学 体育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5.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圆运动”一词自《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正式提出以来, 近代医家对其多有研究与发挥。“圆运动”理论是中医学对我国古典哲学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的传承与发展, 对于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该文通过对先秦文献所提观点的总结, 尝试从四季更迭、节气变化等角度论述五方圆运动的自然规律, 阐明天地气机的变化情况, 进而结合“天地人相应”的三才医学理念, 探究五方圆运动对人体气机周流的影响, 并通过经典方剂详细说明它在临证中的运用。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两虚相得, 乃克其形。五方圆运动理论指出, 疾病出现的原因在于气机的运行出现异常, 包括自然气机、人体气机以及二者的相互感应。五方圆运动阐述了天地与人体气机正常情况下的运行规律, 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提示五方气机常运失司, 可以扰乱圆运动的有序运转, 影响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变化, 故临证处方用药亦应根据五方病机而有所侧重。知常达变, 了解五方圆运动的变化规律, 有助于当代医者从新的角度认识疾病, 把握病机, 从而达到临证获得更优疗效的目的。笔者通过对五方自然气机圆运动的解读, 探讨五方病机与圆运动的关系以及临证运用, 旨在探讨中医圆运动理论对疾病防治的指导意义, 为当代中医药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五方圆运动; 五方病机; 周易; 异法方宜论; 气机

**[中图分类号]** R22; R242; R2-031; R2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19)22-0186-08

**[doi]** 10.13422/j.cnki.syfjx.20191726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495.R.20190515.2204.021.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5-16 17:22

## Natural Law and Pathogenesis Based on Wufang Circular Motion

ZHOU Hai<sup>1</sup>, ZHU Zhang-zhi<sup>1</sup>, WU Xiao-ling<sup>2</sup>, HUANG Hong-yu<sup>1</sup>, JIANG Dan<sup>3</sup>, HAN Rui<sup>4</sup>, LIN Ming-xin<sup>5\*</sup>

(1.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0, China;

2. Shenzhen Bao'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zhen 518000, China;

3. Guangdong Food and Drug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0000, China;

4.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5.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for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Various academic discussions have been officially proposed in the "theory of circular motion" in *Circular Mo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The theory of circular motion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which has a great

**[收稿日期]** 20190117(005)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4CB542903);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育苗基金培育专项(ZZ11-1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873190); 广东省中医药局中医药强省建设专项中医优势病种突破项目(粤中医函【2015】19号)

**[第一作者]** 周海, 博士, 从事中医药治疗内分泌疾病研究, E-mail: zhouhaitem@outlook.com

**[通信作者]** \* 林明欣, 博士后, 教授, 从事中医药防治中医内科疾病研究, E-mail: linmingxin2007@126.com

significance in the modern basic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ancient literatures,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natural law of circular 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ath of sun and 24-solar-terms of seasons via five-elements and Wufang circular motion theory according to circular motion. The circular motion has an effect on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invasion of pathogen is caused by deficiency of essential Qi.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ealthy-Qi deficiency with the deficiency-type pathogen leads to the occurrence of external contraction. Therefore, the abnormality of Yang-Qi including nature and human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disease's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circular motion can expound the change rule and mutual relations of nature and human, we can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by it. When the circulation motion is disordered, clinical symptoms appear with inner pathogenes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of the circulation motion is helpful for us to have a deeper realization of the disease, grasp the pathogenesis and provide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authors explain nature environment and human physiology, and elabor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ural rule and Wufang's effect on circulation mo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suggestions to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based on pathogenesis.

**[Key words]** Wufang circular motion; Wufang pathogenesis; Zhou Yi; Yifa Fangyi Lun; Qi activities

人禀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但“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地之气在四方本有不全,因而人身所禀之气亦有偏性,邪之所凑亦有所偏颇。《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即“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中医讲求天人合一,人与天地相参,天之理亦即人之理,故自然气机之五方圆运规律亦应该贯穿在临证当中。清末民初彭子益所著之《圆运动的古中医学》自问世以来,圆运动理论逐渐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受圆运动理论的启发,当代医家对“生命与宇宙整体观”<sup>[1]</sup>产生新层面的认识,基于对该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近年来学者在疾病辨治<sup>[2-5]</sup>,方剂解读<sup>[6-11]</sup>,针法应用<sup>[12-14]</sup>等多方面有了新的探索,为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圆运动理论秉承古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医家进行古今医理研究,并实施临床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故笔者尝试根据五方圆运动规律,进一步总结、阐述“五方病机”原理,并据此分析经典方剂在临证中的运用,以探讨五方圆运动理论对疾病辨证论治的指导作用,为当代中医药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 1 五方圆运动之中医溯源

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问世之前,既往文献并未记载“圆运动”一词,但先哲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论述<sup>[15]</sup>,已表明五行轮替运转、一气周流之观点。

《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云:“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

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黄帝内经》指出,大自然的时空变化受日月所影响,阴阳之气升降浮沉,乃万物变化之源。《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清张志聪注此“五运”为甲己土运、乙庚金运、丙辛水运、丁壬木运及戊癸火运<sup>[16]</sup>,即言日月衍生之四时变化规律法于五行圆周运动,如环无端。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河图洛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sup>[17]</sup>,北宋陈抟所传之河图洛书(图1)被朱熹纳入《周易本义》后,成为《周易》系统的重要补充<sup>[18]</sup>。然后世学者怀疑,河图洛书系宋人伪造,直至“含山玉版”等文物的出土,其特征符合大量古代文献的描述,表明河图洛书确有其物,一般认为陈抟的河图洛书与历史记载吻合<sup>[19-21]</sup>。如河图,白点代表阳、日、升、动;黑点代表阴、月、降、静<sup>[22]</sup>;东、西、南、北、中五方之内各有阴阳升降。《周易》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图中所蕴含的数术关系揭示了阴阳互根,环抱升降,土居中央,斡旋四方的圆运动之象<sup>[23]</sup>。如《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言:“太虚寥廓,肇基始元,万物资始……曰阴曰阳……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河图洛书揭示了先古文明对日月运动的“年周期律”,以及四季五方轮替更迭的“月、日周期律”,反映了宇宙之木、金、火、水、土五行构成的时空变化,此与《黄帝内经》所蕴含的圆运动理论一脉相承<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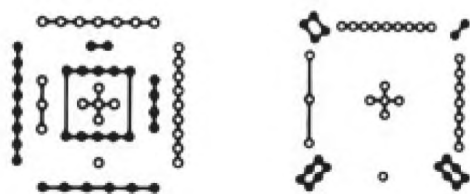


图 1 河图洛书

Fig. 1 Hetu Luoshu pattern

## 2 五方圆运动之自然解读

现代天文学研究证实,地球围绕太阳运动,二者相对位置的变化形成四季更迭与昼夜轮替的自然现象,体现着自然阳气的运动规律。“夏至”“至者,极也”<sup>[25]</sup>,此时乃一年阳气圆运动之极,位于南方。五行属火,火运平和谓“火曰升明”,以火性上升而明显之故,如明张介宾所注“阳之性升,其德明显”<sup>[26]</sup>。此季日高升而晚落,昼最长而夜最短,大地通明,天气炎热。升极乃降,“夏至”之后,经“小暑”“大暑”二节,阳气逐渐敛降。

时至“长夏”,应时节为“夏至”与“处暑”之交。《说文解字》释“夏”为“中国之人也”<sup>[27]</sup>,意为中原地区的人,可知先哲认为“长夏”地处中央方位。此季秉承厚土之性,作物生长繁茂,为大地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储备,进而转化为万物所需的物质精微,故为“土曰备化”。阳气运行至此,续接敛降之势,经“三伏”而入秋,阳气渐归降入土,故“地面虽热,不觉有热气薰鼻”<sup>[28]</sup>,此为阳气升降出入之重要节点。

“秋分”,五行属金,位于西方,其性为“肃杀”,“杀者,降也”<sup>[29]</sup>。枝上之叶,降入于根,古有谚语“叶落归根”。此季地上之阳气逐渐潜入地下,地表阳气渐弱,水寒而成霜露,历经二十四节气之“白露”“寒露”“霜降”。此阳气收引过程,应和降通畅,不可降之太过,亦不可受邪气所阻,诚如明张介宾所注“无妄刑也”<sup>[26]</sup>,如此周身气机升降得以平调,故为“金曰审平”。

历经二十四节气之“立冬”“小雪”“大雪”而来的是“冬至”,此季五行属水,位于北方,白昼最短,黑夜最长。此季天气阴寒,地上水气凝聚为降雪,阳气深藏于地下,万物内守,多静少动,故为“水曰静顺”。阳气潜藏越深,则地上的降雪越大,所谓阳气得“根”;时至“小寒”“大寒”,阳气已渐有上升之势,即“降极则升”<sup>[1]</sup>;翌年可升浮之阳气充盛,万物即可得气而复苏生发。

“春季”,日照时间逐渐延长,阳气渐出地上,五行属木,位于东方。《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阳气开始破土而出,升于地上,天地阴阳二气相交而生云、雨、雷、电,万物复苏,历经二十四节气之“雨水”“惊蛰”而至“春分”。此季五行属木,风性开泄,善于走窜。然木气以平调、敷和为贵,《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愿闻平气何如而名……木曰敷和”,张介宾注“木得其平,则敷布和气以生万物”,万物秉承敷和之气,得以复苏生发,故为“木曰敷和”。

《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五行对应五方而各司其职。五方圆运动即为自然界之五运,阳气升降出入,土居中而斡旋四方;阳气由南方火气升明之时最为旺盛,而后敛降于西方,阳气降行至北方得以潜藏静守,再由东方木气敷和而出于地表,使万物复苏,如图 2 所示,此为出入平和、升降有度的“五方自然阳气圆运动”。地球围绕太阳做周期运动,人与日月相参,与天地相应,人之常性与天地同气相求,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30]</sup>。《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运之始,如环无端。”常人生于天地之间,受日月轮替及四季更迭之影响,因此,常人之阳气亦法于自然而呈五方升降有序的圆周运动。通自然气机圆运之道,方可明人身五方病机之理<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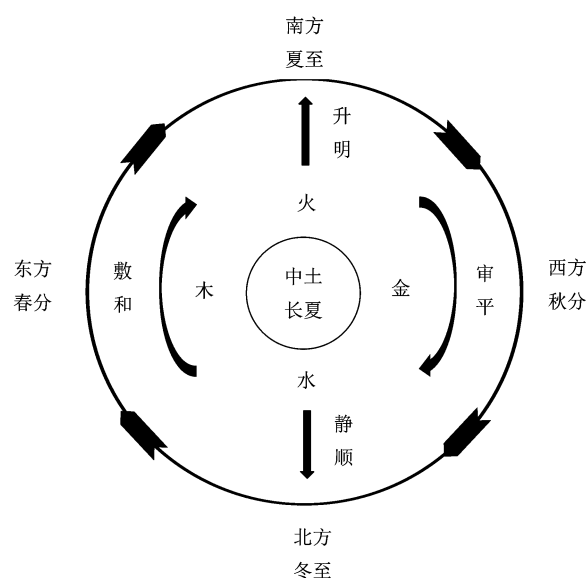


图 2 五方自然气机圆运

Fig. 2 Natural law based on Wufang circular motion

### 3 “五方病机”之临证探讨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审查病机，无失气宜”，基于阳气在天、地、人的五方圆运动，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即“五方病机”。《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开篇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地势使然也”，疾病在不同地理方位的病机不同，对应的治法亦当有异。明张介宾曰“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sup>[32]</sup>，笔者认为探讨“五方病机”可为临床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3.1 东方升生失和**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曰“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旁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痛疡”，经文指出，古代东方之人嗜食鱼盐，其性为温，人食之而生内热，化火为毒，而成“痛疮”。《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东方在左属木，为阳气升发道路的始生之处，诚如明张介宾所指出“天地之气，自东而升，为阳生之始”<sup>[26]</sup>。《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地不满东南”，东方傍海，温差较内陆地区小，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天气温热，常人腠理疏松，其气喜升发。如图 3 所示，若阳气升发太过，“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阳气上逆化火，易于外泄，可导致东方阳气始生不足，即“阳气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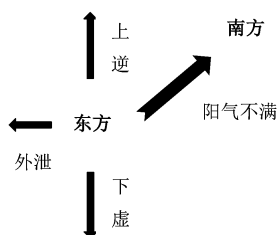


图 3 东方升生失和

Fig. 3 Eastern pathogenesis disorder

**3.2 西方收引失序**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曰“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实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西方之人受地势环境影响，气候多风，饮食厚腻，形体表实，外邪难入，病多内生。西方内陆，多风砂戈壁，温差较大。常人应西方金气，腠理致密，其性喜收引敛降，与东方升发呈相对运动。体内阳气运行至西方，由表逐渐收引入里，为阳气升降出入之

关键时期。阳气有序潜藏，方能有根而化为人体之精、气、神，即《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所述“万物得根，人身即较强健也”<sup>[1]</sup>。《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不足西北……阴者其精并行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若阳气收引失序，加之饮食不节，伤及中土，水湿停聚，易于阻碍阳道，如图 4 所示。若病从中来，阳道闭塞，西方的阳气无法有序收引，进而导致北方闭藏不足，始生东方无力，则可出现周身阳气运行不畅，如《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云“阳气者闭塞……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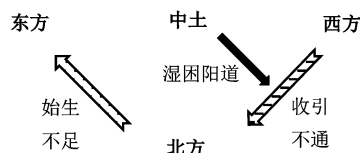


图 4 西方收引失序

Fig. 4 Western pathogenesis disorder

**3.3 北方闭藏失调**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脏寒生满病”，经文指出，北方主闭藏，阳气潜降至此，深藏入地下，故而地上寒冷。北方大陆，受半永久性高压——西伯利亚高压<sup>[33]</sup>气候影响，冬季最为严寒，常人应北方之气，其性主静少动，其气喜闭藏。阳气静守于内而不妄动，封藏有度，可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阳气升发做准备。若北方闭藏失调，沉降过度，阳气升浮无力，则东方气机升发受阻，气机易于下陷，《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言“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东方阳气始生不足，无以牵制西方敛降之势；诸因共致气机下陷北方而生寒，如图 5 所示。北方闭藏失调，体内气机下陷生内寒，阳气东升不足，气机转枢失司，郁于胸腹，故生“满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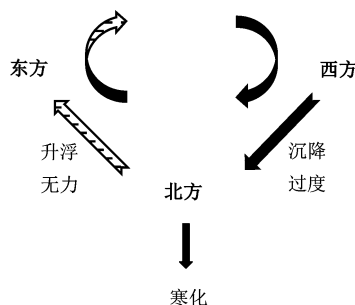


图 5 北方闭藏失调

Fig. 5 Northern pathogenesis disorder

**3.4 南方长养失司**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其病挛痹”南方为阳气旺盛处,地处热带与亚热带地区,靠近赤道,较为炎热,万物盛长。常人应南方火气,其气主长养。阳气由东方升浮至南方为极,南方阳气浮越于地上,则地下之阳气易于虚弱,水土失于温煦(“水土弱”),多雾露与湿气,聚湿生寒,痹阻筋脉,筋脉失养,可致“挛痹”。《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南方火气由东方风木升发而来,若升发太过,易挟东方之风以化南方之火,故常人喜食酸,收敛阳气,使其和合而至,防止阳气升浮太过。反之,如果阳气升浮失制,于南方化火动血,伤津耗气,亦可致筋脉失养而发“挛痹”,如图 6 所示。故《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述南方长养失司之为病,一者缘水土孱弱,寒湿内生,清阳不升养,发为“痹”病。二者缘东方升发太过,南方升浮失制,火、湿二邪由生,湿热互结,伤津耗气、痹阻血脉,亦可发为“痹”病。故临证除了温中补虚,分消湿热,还当平抑风木,引火和降,以防风火相煽,如此火、湿二邪可治,南方火气平和,长养之职可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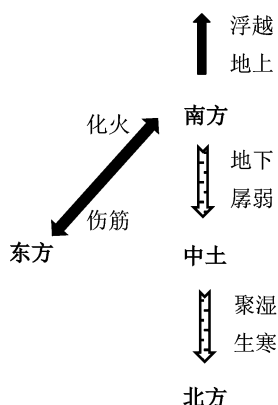


图 6 南方长养失司  
Fig. 6 Southern pathogenesis disorder

**3.5 中央斡旋失常**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曰“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中原地区位于我国中央,气候寒温适宜,历史建都最多<sup>[34]</sup>,乃我国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之枢纽,执政中央,掌控四方。中央土气与“长夏”相应,多暑湿。常人应中央土气,其性斡旋,主司备化,以生万物。《黄帝内经·素问·痿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痿病当从阳明论治。阳明经多气多血,乃气血化生之

源,后天之本,濡养四肢百脉。《伤寒论》第 184 条云“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sup>[35]</sup>,中土乃万物化生之地,无土不成世界,万物土中生,万物土中藏,万物土中灭<sup>[36]</sup>。黄元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己土脾主升,戊土胃主降,戊己同居中土<sup>[37]</sup>,乃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如图 7 所示,若中土之气不足,加之饮食所伤,易致斡旋失司,如此,己土不升则清阳下陷,戊土不降则浊阴上逆,营养精微输布受阻,四肢百脉失去濡养,故发为“痿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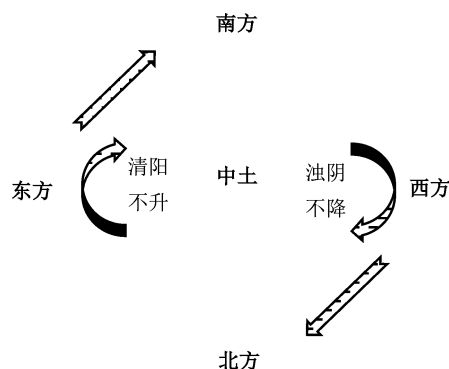


图 7 中央斡旋失常  
Fig. 7 Central pathogenesis disorder

#### 4 基于“五方病机”的经典方剂应用

五方圆运动外通天地五行阴阳,内合人体五脏虚实,熟悉运用圆运动理论,感悟五方病机变化,则临证之时,可知常达变,有所广益。《中庸》言道:“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清黄元御释曰“中气升降,是生阴阳,阴阳二气,上下回周。阴位于下,而下自左升,则为清阳,阳位于上,而上自右降,则为浊阴。清阳生发于木火,则不至于下陷;浊阴收藏于金水,则不至于上逆……中气一败,则己土不升而清阳下陷,戊土不降而浊气上逆,此阴虚、阳虚所由来也。”圆运动理论将阴阳、五行、运气等要素有机结合,构建以中央为轴,四方为轮,气机圆运有序的动态体系,若一方气机圆运失常,即可引起他方随之异动,百病从中而生。基于五方病机理论规律,以下笔者以经典方剂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

东方生发太过,阳气易郁结而上逆化火,甚则外泄,表现为东方阳气始生不足,即“阳气不满”。故临证应对东方“上逆外脱”之证时,可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条达肝气以解郁结,二是收敛肝阳以防脱泄。故临证《黄帝内经》文中所述“痛疮”之时,不能

只是清热解毒,当参考圆运动理论,辨证地从两方面平和和东方气机。痈疮所成,乃阳气外泄,郁于肌表,闭而化热生毒。故清热解毒者,其治在标,然条达解郁,敛收阳气者,其治在本。岭南中医外科名家黄耀燊<sup>[38]</sup>在疮疡辨证中指出,营卫不和,经络阻塞则生肿痛。由此可见条达解郁和调营卫在“疮疡”的辨治中具有重要意义。唐伟华<sup>[39]</sup>运用当归四逆汤治疗阴疽即是此理。运用当归四逆汤调治《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原文中所述“痈疮”为例,方中桂枝、细辛辛温解郁,配合通草通调气道;当归、白芍柔肝和血,酸甘敛阳;诸药配合,则有调达气机之余,不失收敛防脱之意。如此平和东方,透邪外出,疽疮自去。故东方上逆下虚之为病,方选当归四逆汤,治以条达肝气,收敛阳气,复东方升发之敷和,则气机圆运之始生有序。

西方者,肺金也,与东方相反,气机以肃降为顺,又为宣发祛邪之地。临证西方之病,应着眼周身阳气的收引下行,运化水湿,亦要重视宣通肺气,通畅阳道,以保障西方阳气的潜降通畅。《伤寒论》云:“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麻桂各半汤。”风热二邪侵扰华盖,肺失司皮毛,邪滞体表,气机郁闭,见身痒而热,汗不得出。责之于西方阳道不通,阳气收引失序,方选经方麻桂各半汤。方中麻黄、桂枝轻宣肺气,驱邪外出;杏仁、白芍敛气下行,肃降顺气;大枣、生姜补益脾胃,健运中土。诸药配合,外宣肺气以驱邪气,内助阳气肃降以为通顺,同时顾护中土以运化水湿,防阳道湿困之患。如此通过麻桂各半汤防治西方之病,上下通透西方阳道,排除内忧外患,则气机圆运于西方可有序收引,乃《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善治者治皮毛”,于五方圆运动之西方证治的直观体现。

北方气机失调与西方潜降过度、东方始生不足互为因果,诸因驱使气机运行于北方呈下陷之势而寒化;加之气机于东、西方升降轮转失司,郁结于胸腹,表现为《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述之“满病”。故临证调治北方寒湿之病,应着眼升阳举陷、化气利水,以逆转气机之下陷,温助肾阳之气化,利导北方之寒水。方选《医学衷中参西录》之升陷汤,合用《伤寒论》之五苓散。前方用升麻、黄芪托举下陷之阳气;柴胡入东方肝木,引气左升,疏解气郁;桔梗入西方肺金,通调肺气;知母凉润,以制辛温。后方用泽泻、猪苓重在渗湿,下利北方寒水,使寒邪有出路,以复北方闭藏之职;白术、茯苓健运中

土,运转中央,轮转东西,以助“金木”升降之始终;佐以桂枝,阴中求阳,通阳散寒,以助命门蒸腾汽化。诸药并用,可升阳而不燥烈,利水而不生寒,升浮东方,平衡西方,如此则气机升降、闭藏有度,满病可消。

南方长养失司,责之水土孱弱,水湿内生,痹阻筋脉,又有风火相煽,伤津耗气,筋脉失养,发为《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述之“痹”病。临证南方之病,当治以温补中土,分消湿热,方选交泰丸。方中黄连苦寒,主攻南方风火,转升为降,平抑东方升发过度的同时,引阳气潜降下行;肉桂辛热,制约黄连之寒性伤及中焦阳气,同时驱散北方寒湿,温通阳道,升发元阳,以防西方合黄连下行之性而潜降过度,入北方而寒化。诸药并用,和降南方风火,温补北方元阳,平调肝肾,以复阳气南北两极之交通,如此则中土孱弱得解,水湿自然得以运化。值得提出的是,岭南地区作为“南方”的代表,因其气候地域人文特点,故民所生疾病,多以湿热内蕴为主要证候特点<sup>[40]</sup>,岭南医家穷数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在极富岭南特色的中医流派,在外感温病、妇人病、小儿病、皮肤病、脾胃病<sup>[41-45]</sup>等领域皆有建树,于重症肌无力、血证、肿瘤<sup>[46-48]</sup>等疑难重症中,亦效果显著,虽其所治各异,然总不离以温运中土,清利湿热,重视肝肾,引火归元为治法治则,而这一法则又与南方长养失司,治以温中补虚,分消湿热,平抑风木,引火和降相得益彰。

中方气机的升降,包括脾土清阳升清及胃土浊阴下降。中方为病,多累及四方,四方发病,亦常以调整中方病机为要。脾土无力升清,则东方清阳无以化生,周身阳气始生不足;胃土降浊失常,则西方敛降无力,阳气降行不通。故中方之气在五方病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临证上,理中丸切合中方病机,是辨证施治中方之病的经典方剂。《伤寒论》曰“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理中丸主之”,此为中方素有阳虚,脾气运化失常已久,寒湿凝聚于内,阳道不通,水谷精微失养四肢,故发为痿病。若外感寒邪,可有直中脾土之患,可加重中方转枢失常,波及四方发病。脾土不升,浊阴在下,作霍乱泄泻,胃气上逆则见霍乱呕吐、头痛;东方疏泄失常,木郁则见小便不利。理中丸方用干姜为君,治以温化中土寒湿,扶阳以温周身之气,复脾升胃降之常;人参片甘温,培补后天之本;白术健脾渗湿,以固中方枢轴之力;甘草片与诸药等量使用,意以合人参片、白术健运脾气,

培补中土。气之动源于中,阳之动始于温。理中丸以温养中央阳气,助力运化水谷,奏“定中轴、厚土气、运中气”之功,转动中轴,以输布精微,濡养四方百脉,故能解四方之病证。如此则痿病得养,霍乱可消,周身气机圆运动恢复如常。

## 5 结语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借天、地、人之道以彰显圆运动之理,此乃三才医学观念<sup>[49]</sup>之典范。圆运动理论将阴阳、五行、运气等要素有机结合,构建以中央为轴,以四方为轮,圆运有序的动态体系,可较为合理地阐释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其观点早已蕴含于河图洛书与《黄帝内经》之中,是先哲对自然阴阳五行规律的立体认识<sup>[50]</sup>。五方圆运失司,在天地则见于自然现象,在人体则见于病机变化,在临证辨治中则见于方药配伍。本文通过对五方圆运动自然解读与“五方病机”的探讨,立体看待病机演变与五方圆运动的关系,并试论于临证运用当中,旨在为疾病的中医药防治拓展思路,为代中医药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彭子益.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1-3, 15.
- [2] 郑峰, 陈洪宇. 结合圆运动理论浅谈 IgA 肾病辨治[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8, 25(4): 112-114.
- [3] 刘洋, 李昕蓉, 杨莎莎, 等. 以“一气周流”理论浅析鼻鼈的辨证论治[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9): 3918-3921.
- [4] 谢璐, 潘碧琦, 郑小红, 等. 从“圆运动”理论探析多囊卵巢综合征[J].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7): 1696-1697.
- [5] 韩蕊, 周海, 林明欣, 等. 基于“五行圆运动”, 论冠心病之“痰瘀互结”[J]. 世界中医药, 2017, 12(9): 2001-2004.
- [6] 陈金凤, 张人文, 莫灼锚, 等. 理中丸圆运动机理及临床应用[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19(8): 194-196.
- [7] 熊成名, 刘茜, 陶芝, 等. 从彭子益圆运动学说浅析逍遥散之理法方药[J]. 四川中医, 2018, 36(6): 61-62.
- [8] 李孟佳, 郭明凯, 任美玲, 等. 基于升降圆运动理论的固阴煎方义及应用浅析[J]. 中医临床研究, 2017, 9(28): 4-6.
- [9] 李红. 从圆运动气机升降理论探讨桂枝汤类方的证治规律[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7.
- [10] 裴倩. 从圆运动理论解析四逆汤类方证治规律的研究[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1.
- [11] 季晓洁, 赖明生. 圆运动经方理论治疗体会[J]. 四川中医, 2017, 35(4): 31-34.
- [12] 齐荣霞, 牛红月. 浅析芒针调气法与“圆运动”关系[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8, 52(1): 31-32, 35.
- [13] 向其兴. 针灸治疗怕冷症临床体会[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8, 34(8): 1003-1004.
- [14] 张鉴梅, 李雪. 针灸足五里为主治疗尿潴留临床体会——《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理论临床验证[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0, 19(14): 96.
- [15] 刘国华, 武青庭, 马星雨, 等. 浅析古中医学派圆运动思想的沿革[J]. 湖南中医杂志, 2018, 34(5): 149-151.
- [16] 张志聪. 黄帝内经集注[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454-455.
- [17] 张克宾. 朱熹易学思想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0.
- [18] 和瑞绕. 周易本义评读[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3-5.
- [19] 赖少伟, 刘永强. 河图洛书略考[J]. 文史杂志, 2017(3): 39-43.
- [20] 张玉清. 试论河图洛书的本源及对古汉语数字造字过程的影响[J]. 现代交际, 2016(22): 66-70.
- [21] 向世陵. 陈应润对图书学的质疑和批评[J]. 周易研究, 2014(6): 67-71.
- [22] 刘起舒. 黑白点子河图洛书[J]. 中国史研究, 2006(4): 111-115.
- [23] 林明欣, 裴倩, 倪张俊, 等. 河图“圆运动”探讨及其在“血管神经性头痛”中的运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7): 1753-1756.
- [24] 杨一天, 叶蔚. 浅谈《黄帝内经》中的圆运动思想[J]. 江苏中医药杂志, 2016, 48(8): 7-8.
- [25] 梁全义. 二十四节气知识全书[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158.
- [26] 郭敬礼, 张西相. 类经评注·下[M].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915-916, 366.
- [27] 王贵元著. 说文解字校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219.
- [28] 彭子益.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13.
- [29]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康熙字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1204.
- [30] 老子. 《道德经》[M]. 黄朴民译注.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88.
- [31] 林明欣, 裴倩, 朱章志. 浅析“通阳不在温, 而在利小便”[J]. 中医杂志, 2011, 52(19): 1705-1706.
- [32] 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任应秋医学全集[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4769.
- [33] 迟珊. 气象科普之歌[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1: 54.
- [34] 削冰. 洛阳: 文明的沧桑与瑰丽 [J]. 中国高新区, 2002(11): 39.
- [35] 张机. 注解伤寒论金匱玉函经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74.
- [36] 戴永生. 中医五行研究及临床应用 [M].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2016: 16.
- [37] 清·黄元御. 四圣心源 [M]. 李玉宾主校.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3.
- [38] 黄耀燊.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11.
- [39] 唐伟华. 阴疽治验一则 [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5 24(17): 53.
- [40] 徐志伟, 吴皓萌, 刘小斌. 岭南医学特色述要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9): 1083-1084.
- [41] 周登威, 徐志伟. 岭南近代名医论治温病的学术特色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6): 2264-2266.
- [42] 彭晋婷. 从临证用药特色与中医教育视角研究岭南罗氏妇科流派传承特点 [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7.
- [43] 黎世明, 黎凯燕. 黎炳南教授学术经验摘要 [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6 23(5): 366-369.
- [44] 刘子君, 杨柳, 王亚兰, 等. 岭南医家论治痤疮思路研究 [J]. 新中医 2018 50(11): 246-248.
- [45] 郑耿东, 何科蔚, 余榕健, 等. 浅析当代岭南名老中医辨证治疗脾胃病的特点 [J]. 中医杂志 2013 54(5): 445-447.
- [46] 黄子天, 刘小斌. 国医大师邓铁涛强肌健力饮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应用及学术传承 [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5(1): 182-185.
- [47] 蓝海, 陈志雄, 刘安平, 等. 以《伤寒论》思维方法辨治岭南血证 [J]. 新中医 2015 47(9): 256-257.
- [48] 周岱翰. 岭南医学论治癌瘤的特色与展望 [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29(1): 105-107.
- [49] 刘夏曦, 唐诗. 浅谈《内经》中的三才环境医学观 [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2 28(12): 1066-1067.
- [50] 吕英, 林明欣. “中气”理论认识源流浅探 [J]. 辽宁中医杂志 2012 39(6): 1051-1052.
- [责任编辑 张丰丰]